

物中看画

扬之水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物中看画

场

扬之水／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中看画/扬之水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155-0402-5

I. ①物… II. ①扬… III. ①中国画—绘画评论—中国 IV. ①J21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135号

Copyright©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物中看画

作 者 扬之水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2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402-5

定 价 3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www.beepub.com
BeePub 采集文明 传播智慧



目 次

“琴棋书画”图演变小史	001
马和之诗经图	045
从《闸口盘车图》到《山溪水磨图》	084
山水有情	
——《山水合璧》观展手记	122
物中看画	
——袁旃新作精品展散记	132
物恋	
——读张随笔	172
后记	176

“琴棋书画”图演变小史

一 问题的提出

《琴棋书画》，是日人青木正儿半个多世纪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他考证了“琴棋书画”这一熟语的产生和变迁，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意见。他说：“粗略回顾一下这一自成体系的熟语的变迁，四者都作为文雅艺术，被约定俗成地暗指为知识阶层的精神史。最早被开始熟用的是‘琴书’一词，‘书’所指的‘书籍’大约是其原义。读书累了则鼓琴解闷，这一生活常态大概是产生这一熟语的原因。读书本是知识分子的主要特长，作为第二特长，学琴就成了最受重视的风习。这从‘琴书’并称自可窥见。后来，‘琴书’的‘书’意谓书艺，反映了书法成为紧继琴艺后与知识分子密不可分的生活内容而广受重视。于是同气相求，琴艺邀请了棋艺，棋艺招徕了画艺，至此琴棋书画并称，一起代表着

知识分子的雅游。”¹

关于这一熟语在文献中的出现，青木正儿首先举出张彦远《法书要录》，即卷三“唐何延之兰亭记”所云“辩才博学工文，琴碁书画，皆得其妙”。又举袁文《甕牖闲评》卷八曰，“高宗当承平之时，其年尚未及六十，乃以万机之务尽付之寿皇，方且陶冶圣性，恬养道真，所乐者，文章琴碁书画而已”。又文天祥诗分别题咏琴棋书画的一组四首²。

这里想进一步讨论的是：琴棋书画，分而论之，固可表明士人、或曰知识分子的修养与审美情趣的高雅。然而当此四事以合称的形式成为固定组合而被大众认可为一种文雅时尚，并进入装饰领域且成为图式的时候，情况是否就有了变化？

二 雅与俗的交汇

文献中的相关记载，除青木正儿所举几例之外，尚可补充两则颇有意味的文献资料。

1 青木正儿《琴棋书画》（卢燕平译注），页4，中华书局二〇〇八年。

2 即《又送前人（赵王宾）琴棋书画四首》：“不知甲子定何年，题满柴桑日醉眠。意在不言君解否，壁间琴本是无弦（琴）。”“我爱商山茹紫芝，逍遥胜似橘中时。纷纷玄白方龙战，世事从他一局棋（棋）。”“蔡邕去后右军死，谁是风流入品题。只少蛟龙大师字，至今风骨在浯溪（书）。”“欲觅龙眠旧时事，相传此本世间无。黄金不买昭君本，只买严陵归钓图（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八年），册六八，页42950~42951。

其一，《武林旧事》卷七记乾道三年宫中赏花事曰：“太后遂宣赐婉容位奉华堂听摘阮奏曲罢，婉容进茶讫，遂奏太后云：‘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琼华、绿华，并能琴阮、下棋、写字、画竹、背诵古文，欲得就纳与官家则剧。’”则剧，嬉戏也。“位”者，一般认为是元代用来称皇室成员，但这种用法似乎是从南宋的这一类指称略加变化而来³。此所云调教女童使之“能琴阮、下棋、写字、画竹、背诵古文”，与高宗的“所乐者，文章琴棋书画”，竟是相同的。而这正是当日社会宝塔尖处吹送的时风。这里透露的一点消息是，为服务于或曰取悦于“官家”，女侍要须琴棋书画兼擅才好。

其一，宋宗室赵必豫有《戏题睡屏》四绝。诗曰：“一别相如直至今，床头绿绮暗生尘。当年自是文君误，未必琴心解挑人。”（之一）“点检残枰未了棋，才贪著处转成低。一番输后惺惺了，记取从前当局迷。”（之二）“翻覆于郎锦笥看，红边墨迹未曾干。宫中怨女今无几，那得新诗到世间。”（之三）“秋水盈盈娇眼溜，春山淡淡黛眉轻。人间一段真图画，唤起王维写不成。”（之四）⁴睡屏，也称枕屏、卧屏，多叠者，乃环卧床而设，屏间多张书画，画则以山水最为常见，而每为两宋

3 又如南宋《百宝总珍集》卷九“古定”条所谓“古定上脉好，唯京师乔娘子位者最好”，云云。

4 《全宋诗》，册七〇，页43939。

诗人所题咏⁵。此作不脱咏物诗的借题发挥之旨，无多新意，然而由诗可见此四叠画屏的题材很是新颖，——四屏题旨分别为琴、棋、书、画，而诗之用典以及意象选取都偏于女性或女性化，似隐含着画中主角均为女子。虽画作不传，但画屏作者的落墨处非士大夫之雅，由诗之描绘可知也。

检视与文献相应的图像资料，琴书相并者，很早就出现了，比如唐代流行的“真子飞霜”式铜镜。镜背图案通常是一人独坐幽篁而抚琴，旁有一个小小的栅足几，几上置笔砚与书卷。不过这一类图案着重表现的是隐逸情怀，似非后来琴棋书画图的直接渊源。

琴书并称之后，“于是同气相求，琴艺邀请了棋艺，棋艺招徕了画艺，至此琴棋书画并称，一起代表着知识分子的雅游”，虽然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推测，不过目前尚无相应的图像资料可供我们验证与勾描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传世绘画中，以“琴棋书画”为内容的作品，似乎没有一组可以认定为创作于宋代或宋代以前。现在看到与琴棋书画四事最为接近的一组实例，为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陕西安康市白家梁出土宋代捧物女俑，四

⁵ 卧屏作者，如韦骧《予枕屏书叔夜〈养生论〉而孙楚材观之，有诗相示，遂次来韵以答》，《全宋诗》，册一三，页8485。作山水图者，如黄庶《山水卧屏》“林泉生长厌应难，更写方屏几曲间”，《全宋诗》，册八，页5479；梅尧臣《王平甫惠画水卧屏》“画作绕床屏，滔滔随惊飙”，《全宋诗》，册五，页3266；朱熹《祝孝友作枕屏小景以“霜余茂树”名之，因题此诗》“山寒夕飙急，木落洞庭波。几叠云屏好，一生秋梦多”，《全宋诗》，册四四，页27541，等等。

人手奉之物分别是琴、砚台、书函、画轴（图1~4）。女子的脚色为侍者，在此当是表明墓主人的修养和情趣。宋廖莹中《江行杂录》云，“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资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用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级截乎不紊”⁶。白家梁出土捧物女俑，应即“琴童”“棋童”之属。

至于与宋人所咏琴棋书画题旨相类的画迹，今所知最早的一组，为陕西甘泉县袁庄村金代壁画墓四号墓墓室壁画中的四幅（图5~8）。

袁庄村金代壁画墓为位置相邻的四座，形制结构、壁画布局都很相近。一号墓有墨书题记曰“明昌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工毕”。四号墓墓室东壁壁画上方普栢枋朱书题作“大定廿九年十一月初七日记”。是两墓时代均在金代中期⁷。

四座墓葬的壁画格局虽然相似，题材也有相近者，如一至三号墓墓室壁画绘有宴饮图，一号墓和三号墓均绘有孝子图，此外也都配有花卉、山水，但具体内容却并不重复，且各有特色。此中尤以四号墓壁画的题材为特殊。画幅安排在墓室中壁的方砖上面，每幅画的周围

⁶ 《说郛》（宛委山堂本）卷四十七。同样的文字，亦见宋洪巽《旸谷漫录》，见《说郛》（涵芬楼本）卷七十三。

⁷ 王勇刚《陕西甘泉金代壁画墓》，页26~42，《文物》二〇〇九年第7期。



图1 琴 陕西安康市白家梁出土



图2 砚 陕西安康市白家梁出土



图3 书 陕西安康市白家梁出土



图4 画 陕西安康市白家梁出土



图5 琴 陕西甘泉县金代壁画墓壁画



图6 棋 陕西甘泉县金代壁画墓壁画



图7 书 陕西甘泉县金代壁画墓壁画



图8 画 陕西甘泉县金代壁画墓壁画

均以条砖为边框，共有十一幅。东壁北侧一幅为“琴”图，北壁三幅为“棋”“书”“画”。画图中的主人公，为清一色的女子。

“琴”图中，三人席坐于翠竹之畔，一人抚琴，两人静听。“棋”图为湖石之侧、翠竹之间有观棋者一，弈棋者二。对坐的二人各持棋盒，其中一方在布子。“书”图一幅，仍是竹林边的三位女子，中间一人展卷，旁边两人对坐。展卷者前面一方砚台，砚边一枝笔，其旁又有一具插着笔的笔格。“画”图里，三位女子依然置身于竹林清景中，二人对坐观画，立者手持丫叉，挑出一幅树石图。地下放着一方风字砚，笔格里插着两枝笔。“书”图和“画”图中的笔砚之设，表达的意思似乎是读书、写字，观画、作画兼而有之。同墓安排的其他壁画，尚有山水、行旅、莲塘诸图，追摹雅韵的趣味指向也是一致的。

同我们的讨论颇有关联的是，四号墓壁画中的琴棋书画四幅，恰好可与前所引述的《戏题睡屏》四绝互证，因使人看到一向由士人所承担的风雅，曾几何时移到了女儿，并且又走向了民间⁸。它的含义，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女子企望用士人所拥有的儒雅风流妆点自己的生活，其一是效仿士人之雅尚的男性希望女子具有如此的素养。此正可与前引《武林旧事》中的记述相互映

⁸ 四号墓早年被盗，墓室内除木板残片一件之外，余皆荡然无存。但由其他几座墓葬可知，墓主人并无功名，不过当地富绅之流。

照。不过无论怎样理解，它在这里体现的都是装饰的作用，正如同墓中的山水、行旅、莲塘诸图。

宋金元时代的工艺品图案中，雅俗交汇的趋向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宋金磁州窑枕以诗词为饰，比如宋元漆器、金银器装饰的设计构思与南宋院画声气相通，又元青花中屡见诗意图和古贤故事图，等等。袁庄村金代墓葬中用于妆点墓室的琴棋书画图，也是这雅俗交汇风尚中的实例之一。

三 “琴棋书画”图中的性别之异

甘泉县袁庄村金代壁画墓中的琴棋书画图四幅，出自民间工匠之手，笔致不免稚拙，乃至古琴与抚琴姿势的刻画也多有舛误，如把龙龈放到了抚琴者的右手，有岳山的一端放到了左手，但题材与构图均非同时代墓室壁画所常见，当是另有所本。以后世的同题画作为参照，似可认为它是早期样式的一种，或者说是来自保存若干古意的图式。棋图的布局，原与法门寺地宫出土金花银香宝子开光中的图案十分相近。构图要素之外，人物的姿态，如一手持棋盒，一手向内取子的动作也是相似的⁹（图9）。宋金时代，席坐趋向垂足坐的转变已经大体完成，高坐具的使用也已经普及，而此四图所表现的却是席坐时代的情境。

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彩版一五三、一五四，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年。